

金

文

景

山

〔清〕張金吾編纂

金文最上

中華書局

責任編輯：徐 俊

【清】張金吾撰

金文最

金 文 最

（全 二 冊）

【清】張金吾 編纂

*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）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北京怀柔茶中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58 3/8 印 重 · 1240 千字

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1,400 冊 定價：36.80 元

ISBN 7—101—00564—0/I·87

出版說明

《金文最》一百二十卷，清張金吾編纂。金吾（一七八七——一八二九）字慎旂，小字五十，別字月霄，江蘇常熟人。張氏生於藏書世家，少孤，性穎敏，喜博覽。年廿二，補博士弟子員。省試一不售即棄去，慕鄉先輩汲古毛氏、述古錢氏遺風，篤志儲藏，欲以撰述名當世。所著除《金文最》外，又採宋元來經說八十餘種，手定爲《詒經堂續經解》一千四百二十六卷，以補《通志堂經解》之缺。又撰有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四十卷，堪稱書目題跋的佳作。

金文的纂輯，早在金元好問編撰《中州集》時，即有馮清甫輯得金文至百餘卷，惜竟不傳。張金吾認爲「宋自南渡後議論多而事功少，道學盛而文章衰，中原文獻實歸金源，總集一書似不可少」。自撰《言舊錄》下同。於是「矢志網羅，自專集外如《金史》、《大金集禮》、《大金弔伐錄》、《三朝北盟會編》等書，暨地志、金石、醫書、譜錄以及二氏之藏，外國之書，無不甄錄。廣搜博採，積十二年，稿三易」，終於在清道光二年（一八二二）編成此書。稱之爲「最」，蓋會聚之意，所謂「鉅細不遺，瑕瑜盡錄，不敢有所去取也」。全書除收錄《拙軒集》、《溢水集》、《淖南遺老集》、《莊靖集》、《遺山集》等專集外，採摭書志、石刻拓本達三百餘種，各體文章約計一千七百九十餘篇，搜集可謂浩博。但也不免蕪雜，故至道光六年，張金吾又「刪厥榛楛，擷其精英，爲《金文選》三十卷」，以與《唐文粹》、《宋文鑑》、《元文類》諸書相接。今日

看來，《金文最》作爲有金一代文章的總集，大略已具規模，至於補苴罅漏，蒐集遺闕，當然還有待於來日。

《金文最》編成後，久未付梓，至光緒八年（一八八二）始有粵雅堂刊本。後光緒二十一年蘇州書局重刊時，將原稿刪併成六十卷，凡已見於《金文雅》者，僅存其目。此次整理即以粵雅堂本爲底本，盡可能採用原本所據的書志、石刻拓本等第一手資料進行校勘。凡訛脫衍倒，均認真予以訂正，校語用小字隨文附記，並於其前加「○」，以免與原注文、校語相混。一般文字訂訛，誤者加圓括號，正者加方括號，不再出校說明。原書各篇末所附注之出處，仍予保留，此次凡用他書或拓本參校者，亦附注於後，並加方括號以與前相區別。

此稿先由我局請人加以校勘並斷句，後又委託梅伯春同志再次進行整理加工，匡誤補闕殊多。伯春同志爲此書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勞動，我們謹此表示感謝。

中華書局編輯部

一九八六年十月

阮元序

文以氣骨爲主。骨之堅。由於心有所得而能卓然自立。故堅凝有不可撼之概。氣之充。由於蓄之既久而觸物而動。故沛然有不可遏之勢。漢唐之文。骨與氣相輔而行者也。至北宋蘇氏父子出而氣益盛。湯湯浩浩。若江河之行於地中而莫止矣。未幾而轉爲南宋。其氣遽沮。說者謂風教使然。其亦學者之失也。金之奄有中原。條教詔令。肅然丕振。故當大定以後。其文章雄健。直繼北宋諸賢。若滏水、滹南。其尤著者也。操觚之士。思欲採其菁華。彙爲一編。以與文粹、文鑑諸書並垂於世。則又慮檢尋不易。蓋專集之存者。僅拙軒等集五家而已。虞山張君金吾竭意搜訪。凡簿錄雜說。以及金石碑刻。一一甄錄。別其體爲四十有二。爲卷百二十。於是金源之文。鉅細咸備。典章規畫。亦瞭然可考。書之大體。本文粹、文鑑而不別爲去取者。其慎也。世之讀是書者。歎其學之博而掇其文章之盛。以研究於氣骨之間而渾化之。則是編之作。固唐宋之後勁。學者之矩矱。陳言曼詞。又烏能汨其性靈也乎。道光二年歲次壬午夏六月六日。儀徵阮元序於秣陵舟次。

英和序

虞山張生哀集有金一代之文爲一百二十卷。名之曰最者。取公羊會最之義也。始於收國。終於僞齊。上而詔令教令之文。下而金石碑版之作。以及詩評酒檄之瑣言。靡不兼採。予嘗謂金季能文之士。何止數十百家。其詩僅賴中州集以傳。而文章則未有爲之哀集者。其有專集如溥南、潞水者。不過數人。王寂爲大定、明昌文苑之冠。而拙軒集原本久佚。至我朝乾隆間。始從永樂大典中錄出。史稱鄭子聃有能賦聲。海陵嘗問作賦何如。對曰甚易。且謂他人莫己若也。海陵乃使子聃與翰林修撰等同進士雜試。子聃果第一。是子聃之賦。必盛稱於當時。而及今已不得見其一篇。則其餘湮沒不傳者。何可勝道。而有賴於蒐緝者。其功豈淺鮮歟。抑考之黃應期、王圭合撰皇弟都統經略郎君行紀。所謂皇弟者。卽世祖養子薩甲干也。而金史本傳不載除都統經略事。崔禧奉敕撰李續碑。所紀乃貞祐二年元兵圍濟州事。而金史宣宗紀但云元兵徇彰德府、益都府、懷州而不及濟州。又金史列傳。凡封爵皆不書。而完顏合達之封金源郡公。僅見於劉渭所撰之京兆府教養碑。若斯之流。難可悉數。則是書非惟極文章之鉅觀。抑亦備完顏之掌故已。予深嘉張生之勤學。而復幸王庭筠、党懷英諸人之著述不盡無徵焉。爰略書所見於卷首。長白英和序。

陳揆序

金人著述。自元之中葉。流傳已尠。蘇伯脩三史質疑所稱金儒士蔡珪、鄭子聃、翟永固、趙可、王庭筠、趙胤皆有文集行世。兵後往往不存。因欲就京畿諸大族墳墓摹碑文。以備採擇。則當時之文。所存可知矣。當元遣山編中州詩。同時有馮清甫者。嘗蒐緝金代文章積若干百卷。見於姚牧菴所爲墓碑中。清甫與元遣山、李樂城輩相習。伯脩所稱諸家文字。疑其猶可考。然馮氏之書。元代卽已無聞。故伯脩與修史諸公俱未之及也。今去之數百年。金人著述稀若晨星。亦其勢然矣。月霄此編。蒐羅甚廣。以數百年散佚之餘。而綴輯如此。世之君子論次歷代文章。其必於是焉取之矣。其間典章經制閎閎勳績及夫年月官位之詳。皆足以補史籍之遺。證其異同。又不當僅以文字論也。道光壬午三月陳揆書。

黃廷鑑序

物必有萃聚而後可久。莫爲之後。雖盛不傳也。漢魏以來諸家別集既亡。惟詔令奏議略見於史傳。其餘文詞類多湮滅。賴有文選一書爲之薈萃。而秦漢以至蕭梁之代。文人學士鴻篇偉製。猶得傳其一二。此蕭氏之始功爲甚鉅也。嗣後英華、文粹、文鑑、文類諸書。踵其遺規。皆能薈萃一朝之文章而傳之。其功亦非淺矣。金源有中國。代歷十紀。大定、明昌之間。人文蔚起。制作炳然。而元明來未有哀集其文者。不第完顏氏一朝著述無以繼宋開元。且使中州人文中絕百餘年。誠藝林中的一闕事也。及門張子月霄慨焉矢志。爲之網羅散佚。掇拾遺殘。自潞水、潯南、遺山數專集外。凡史書傳記、山經地志以及金石之記、斷蝕之碣。下逮醫書譜錄、雜家小說。旁及二氏之藏、外國之書。苟有殘篇剩簡。無不廣蒐博采。多金購訪。自庚午迄壬午積十二年之勤。稿凡三易。勒成金文最一百二十卷。其用心可謂專且摯矣。猶憶己卯夏偕往雪溪知不足齋鮑氏借讀圖書集成賜書。館於烏鎮之南宮道院。日分閱數十巨冊。時初暑方來。揮汗成雨。予至暮倦而息矣。月霄則燃燭煌煌。蚊虻四集。漏再下不輟。每得金人文一篇。輒狂喜竟日。其嗜好之癖有如此。平居鍵戶。未嘗出門。一聞有未見書。卽欣然命駕。先是春間入山住清涼寺讀釋藏。自雪溪歸。又偕何君夢華往金陵讀朝天宮道藏。炎蒸暑喝。往返經月。不恤也。夫金之立國。元既相讐。明人又視同秦越。其文一任其散

佚。當時若蔡氏珪、王氏庭筠、党氏懷英。不愧一代作者。其集皆已亡滅無存。卽有一二遺文。何從綴緝。生六七百年後。前無所承。旁無所藉。而欲以一人之心力、鄉邑之見聞。旁蒐而遠討之。難矣。乃歲始逾紀。成此巨編。知天壤間艱鉅之任不朽之業。皆非所難爲。古人有志竟成之說。觀於君益信。昔郭元釭哀集金詩。人嘉其補一朝之闕。然尚有中州、河汾兩集爲之藍本。此書則創所未有。事雖同功。其勤倍於郭氏遠矣。允堪追姚氏、呂氏、蘇氏三家軌轍而與之並傳無疑也。予老矣。樂觀其成。故爲之序。道光壬午五月初吉。友人黃廷鑑書。

陳澧序

昔譚玉生舍人告余。昭文張月霄氏有金文最一書。南海伍紫垣方伯得之甚喜。欲刻版而遽沒。余屬舍人之子叔裕侍讀從方伯之子子昇比部借觀。既而劉星南秀才來。以此書見示。且曰。比部今將付刻。請爲序。余閱之數日。歎張氏此書必傳於世。得伍氏父子傳之。其名亦與張氏俱傳矣。張氏爲此書勞且久而後成。其搜羅編次之詳審。見其自爲序例及阮文達公以下序四首。不必贅論。獨慨夫庸俗之書。多爲世人所喜。金源一代之文。自一二手筆外。其餘無過而問者。張氏乃致力於此。爲世人所不爲之書。固難得矣。伍氏父子刻世人所不刻之書。又難得也。余草草閱此。但知其梗概。比部刻成。必以印本見贈。余雖衰老。尚欲讀一過。惜譚舍人已作古人。不得與共欣賞。因作序而三歎也。光緒七年九月。番禺陳澧序。

譚宗浚序

昔劉知幾史通載文篇譏世之作史者。連章蔬錄。一字無廢。非復史書。更成文集。余竊謂不然。夫文章者。所以羽翼史傳也。古來史傳沿訛。往往藉私集文章爲之訂正。惡得概指爲雕蟲小技哉。曩嘗讀遼金元三史。苦其脫漏舛訛。不一而足。欲取當時諸人著述證其異同。然遼時文字之禁甚嚴。迄今傳作愈稀。無從采摭。元則周南瑞輯之於前。蘇天爵編之於後。事迹多磊落可觀。惟金源文章未有爲之纂輯者。國朝康熙五十年奉旨編定全金詩。於是篇什聲歌。粲然大備。而文獨闕如。聞秀才莊氏芝階嘗輯有金文雅十六卷。然篇帙寥寥。未爲鉅製。信乎拾遺蒐墜。尚有待於後人也。昭文張氏月霄博雅好古。嘗輯成金文最一百二十卷。阮文達公亟稱之。世多以金偏安一隅。又國祚稍促。遂謂其文不及宋元。不知有元一代文章皆自金源啟之。無論遺山老人才力沈雄。超出南宋諸公之上。卽如趙閒閒、王漳南等。視虞、范輩何多讓焉。至其卷帙繁富。較之姚氏文粹、呂氏文鑑、蘇氏文類幾倍之。蓋姚氏等意主於論文。故刪錄必嚴。鑒裁必審。若張氏則意在備一朝掌故。爲他日重修金史之資。旨趣既殊。體裁遂別。或有議其蔓衍者。無乃知二五而不知十歟。顧余獨疑元修金史。經營日久。與遼史、元史成於倉猝者不同。預纂修者又皆一時碩彥。而衛紹王紀至不能舉其實事。又全史所錄文字。祇有梁襄諫北幸一書。今張氏於數百年後。獨能掇拾網羅。洪纖畢

備。設使歐陽原功、揭傒斯、李好文輩見之。亦當前賢畏後生矣。張氏自家落後。書籍多散於嶺南。是書爲伍紫垣方伯購得。先舍人公曾與借鈔。并勸付剞劂。方伯亦欣然任之。未幾夷寇陷廣州。事遂中輟。今方伯之哲嗣子昇比部始勉成先志。付諸梓人。而余亦竊隨編訂。每檢先舍人公晚年所校勘。朱墨爛然。輒抱手澤之感。子昇睠懷先德。當亦同此情也。光緒七年秋八月。南海譚宗浚序。

一代之興也。必有一代之人才。以開一代之運會。而因以成一代之文章。父兄之淵源。師友之講習。流風漸被。文軌大同。讀文粹、文鑑、文類、文衡諸書。其尤著者也。至若聲名文物不亞四代。而自來無哀集其文俾與唐宋元明文後先相埒者。則金源一代之文是也。惟金崛起東方。奄有中原。幅員則廣於遼。國勢則強於宋。風會所開。一洗卑陋浮靡之習。聿稽武元開國。得遼舊人。文烈繼統。收宋圖籍。文教由是興焉。大定、明昌。投戈息馬。治化休明。南渡以後。趙、楊諸公迭主文盟。文風蒸蒸日上。迄乎北渡。元遺山以宏衍博大之才。鬱然爲一代宗匠。執文壇牛耳者幾三十年。嗚呼盛矣。蓋嘗綜而論之。以爲大定中君臣上下以淳德相尚。士大夫之學少華而多實。明昌以後。朝野無事。侈靡成風。士大夫之學多華而少實者。楊奐之說也。以爲大定以還。文治既洽。教育亦至。一掃五代遼季衰陋之俗者。元好問之說也。以爲南渡後文風一變。多學奇古者。劉祁之說也。以蔡正甫爲斯文正傳之宗。党竹溪次之。閒閒公又次之者。蕭貢之說也。以爲金百年來得文派之正而主盟一時者。皇統宇文公。大定、明昌無可蔡公、承旨党公。貞祐、正大禮部趙公。北渡後則遺山先生者。趙秉文、徐世隆之說也。今雖金人遺集散佚殆盡。而所謂存十一於千百者。猶可考見諸人論次之說爲不誣也。昔商平叔集金源之詩。馮清甫集金源之文。今一存一佚者。莫爲之後。雖盛弗

傳也。金吾不揣卑陋。竊取馮氏之意。纂集金文。成書一百二十卷。鴻篇鉅製卽所存者。亦可見一代文章之大凡矣。唐劉夢得有言曰。三光五嶽之氣分。大音不完。金有天下之半。五嶽居其四。四瀆有其三。川嶽炳靈。文學之士後先相望。惟時士大夫稟雄深渾厚之氣。習峻厲嚴肅之俗。風教固殊。氣象亦異。故發爲文章。類皆華實相扶。骨力道上。雖竹溪專學廬陵。邢伯力追子厚。希顏上擬昌黎。各自名家。不拘一格。然其大較可知也。後之人讀其遺文。考其體裁。而知北地之堅強絕勝江南之柔弱。要不得以大音不完。而謂不得與唐宋元明文相韻頡也。道光丙戌春三月。昭文張金吾識。

凡例

一、采集金文。自金史、大金集禮、大金弔伐錄、三朝北盟會編諸書外。凡山經地志、金石碑版以及醫書譜錄、雜家小說旁及二氏之藏、外國之書。無不甄錄。合之拙軒等五集。分類編次。勒爲一百二十卷。取公羊傳注最聚也之意。名之曰金文最。

一、李俊民、元好問、杜仁傑諸人。入元不仕。大節無虧。其文無論何時所作。俱與錄入。劉祁雖晚節不終。然歸潛一志紀載綦詳。金源文獻藉以不墜。故國舊君。祁蓋未敢一日忘也。且金史已載人文藝傳。其文亦與備錄。若楊弘道、楊奐、王鶚等人。則止錄其仕金時所作。其入元以後及未詳年月者。概不濫及。

一、文粹、文鑑、文類俱列歌詩一類。金詩清真淡遠。文質得宜。伏讀御定全金詩。炳炳烺烺。一代風雅。燦然大備。海內操觚之士。蓋已家置一編矣。茲依明文衡不載歌詩例。不更列入。

一、金史樂志所載樂章一百五十一章。御定全金詩錄冠卷首。惟禮志所載釋奠闕里樂章未經採及。今依元文類載樂章例錄入。又祖庭廣記所載祭先聖樂章與金史迥異。今兩存之。

一、詔令凡直敘事實別無辭命及刪節太甚者。不錄。

一、金史所載奏疏俱係節錄。案梁襄傳贊曰。金始立國。卽設科取士。漸摩培養。至大定間人才輩出。文義蔚然。論議書疏有可觀者。惜史無全文。僅有梁襄諫北幸一書。故備載之云。是則奏疏全文。在元初已寥寥無幾矣。茲於北盟會編中得宗翰獄中上熙宗一疏。松漠紀聞中得有司請定官制一疏。偽齊錄中得馮長寧刪修十一税法一疏。玉堂嘉話中得楊雲翼簡卒理財一疏。俱係全文。亟爲錄入。餘則擇其有關政治文義明暢者錄之。

一、醫書止載序文。其論說等類概不錄入。釋道兩家同此例。

一、金石中高文大冊固多。而鄙俚淺率者亦間有之。茲皆一體編入。蓋最者聚也。是編蓋會聚之云耳。不敢妄有去取也。若翦厥榛楛。擷其菁英。金吾不揆禱昧。另編金文選三十卷。續當嗣出。

一、中州集小傳、詩序。御定全金詩俱經錄入。不更贅。元刊本中州樂府有宗室文卿從郁、張信甫中孚、王玄佐滄三人小傳。毛本刪去。世不多見。故錄之。

一、青詞朱表。迹涉異端。非文章正軌。茲以舊本流傳。謹遵四庫全書館重編丹陽集附入青詞例錄入。

一、西夏遺文止錄其臣服於金時所作。餘不濫及。高麗同此例。

一、南燼紀聞、南遷錄、阿寄替傳等書。俱屬僞撰。概不錄入。

一、一文而兩書所載迥異者。仿文苑英華載陳鴻長恨歌傳例。兩存之。